



诗新韵

## 让明月照亮 似曾相识的人间

许平亚

八月十五的月亮  
如此圆满  
高悬一面古老的铜镜  
八月十五的月亮  
如此明净  
要把大地上的一切看清

八月十五的月亮  
永远只照着两个地方  
家乡和异乡  
那些与你相关的诗句  
有的早已失散  
有的依然在永久传诵  
那些与你相关的仰望  
不知又换了多少新的面孔

明月高悬在天际  
照亮这似曾相识的人间  
似乎遥不可及  
却又无比亲近  
仿佛清风盈怀  
落花满襟

八月十五的月亮  
照着家乡 异乡  
照着岁月 流水  
也照着今夜的我们  
今夜 今夜  
让我们举起杯中月  
珍惜眼前人

## 中秋(外一首)

周铁钧

故乡方向流来的银河  
满目清韵素雅  
人间的所有灯火  
都开始与团聚有关

归乡的行囊再重  
也要装上一盒月饼  
聚餐再不胜酒力  
也要掬一捧清辉月影  
作为筹码  
与吴刚赛一场  
看谁先醉给桂花陈酿

思绪微醺  
目光攀上游云  
穿透厚重的乡愁  
距团聚又近了一程

### 月饼

在秋的结尾  
加盖一枚印章  
为新旧守望与乡愁  
诠释同一意蕴  
沉重很久的苦涩思盼  
开始甜润起来

趁秋风还没有萧瑟  
遁去所有棱角  
佐一壶月光煮温的桂花酒  
醉成梦里的圆满  
高高挂在天上

## 沁园春·托口清江湖 国家湿地公园

马如刚

坝锁雄关，千里平湖，万峡江天。看  
峰峦叠嶂，丹霞映水；波涛拍岸，云海紫  
山。鸟唱莺林，鱼腾柳浪，幽静江湾垂钓  
弦。清江美，与蓬莱琼岛，凭结情缘。  
流觞曲水连绵，精心绘、镇村如画妍。  
有小楼绮阁，健康步道；新街亮铺，欢  
乐公园。生态农庄，天然氧吧，遍野杨梅  
珍果园。春风劲，正嫣红蛇紫，锦绣人间。

曹志辉

不知不觉中，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闲闲地散发着清香。金黄色的花粒不断绽放，推陈出新，像一场花的盛宴。如一位性情投洽的好友，安静地守在必经的道旁。微风拂过，有暗香盈袖。天空高远明净，白云有着丝绸一般的质地。

这样的時候，不免怀念起衡阳的酥薄月饼。因为那饼中，永远藏着一缕缕桂花的香魂。轻咬一口，酥脆松软，唇齿留香，让游子的心里，平添了许多乡愁的意味。酥薄月饼上金黄的芝麻，也星星点点，缀满了几时的记忆，正所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默品其滋味，相思泪沾巾。”

学龄前的我，是在乡下奶奶家度过的。丹桂飘香的季节，在外工作的父母，带回衡阳江山南北特生产的酥薄月饼。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香甜的桂花馅月饼，无异于山珍海味。小小的，扎着朝天辫的我，雀跃在乡间小路上，给堂姑送去两只酥薄月饼，惹来小伙伴们多少艳羡的目光。

夜幕降临时，奶奶开始清扫庭院，点燃艾香。屋旁的桂花树下，有母亲用麻绳系着的秋千架。我和妹妹荡着秋千，一人举着一只酥薄月饼。奶奶坐在旁边轻摇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为我们讲故事。在“梭罗树，月光光”的歌谣中，微闭了眼睛，遥想月空中的嫦娥，喝了桂花酒的模样。想着想着，便在酥薄月饼的清香里沉沉睡去。

故乡的酥薄月饼，就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深刻的记忆，也融进了我的血液与诗行。

稍长大后，我赴衡阳求学。那年中秋，与几位好友相约去石鼓书院赏月，登上山顶，极目四望，眼前玉宇澄明，但见石鼓江山锦绣，屹然飞峙江浦。宋景佑年间，朝廷正式建立书院，赐名“石鼓书院”，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石鼓书院三面环水，叠石流泉，环境幽静，亭台楼阁，平添了一份清雅之气。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宽曾于此筑筑读书庐。朱熹曾在此讲学。韩愈、文天祥、范成大、徐霞客纷纷在此留下名篇。曾国藩、

彭玉麟在此训练湘军，成为湖湘文化重要的发祥地。

信步合江亭，坐看云起处，蒸水、湘水、耒水三水骤然相拥，合为一体，浩浩荡荡，流向天际。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景色蔚为壮观。香随风郁，皓月婵娟，内心不觉有了激昂清扬的感觉。八百里湘水九曲连环，如玉带般绕经衡阳，以甘甜的乳汁润泽着衡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沿江风光带芳草萋萋，亭台阁楼林立，布局雅致，曲径通幽，暗香浮动。凭栏闲望，湘水碧绿如染。正所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石鼓山东侧的僻静处，有一朱陵仙洞，内有杜甫、韩愈、王夫之等历代名流诗作。千百年来书香绵延，文脉相传。相传此洞北通南岳的水帘洞，南岳高僧曾借此洞往返衡岳之间，瞬息即到。明末，有一老者在朱陵洞内游玩，觅得酥薄芝麻月饼之秘方，回去后几经打磨，终于制成独特的酥薄月饼。深受街坊邻里喜爱。做酥薄月饼的手艺代代相传。数百年后，一位17岁的少年开始学习烘焙。深得师傅真传的他，融石鼓文化于内里，主持研发了“石鼓”牌酥薄月饼。他，便是南北特公司的董事长鲁振华先生。1988年，“石鼓”牌酥薄月饼获得了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远销国内外。

我们落座在石鼓书院的一隅，分食着这颇有传奇色彩的酥薄月饼，鸟声、虫鸣声、树叶飘落声，皆如水般在耳畔流淌，入耳入心。就这样，任微风拂过前额，任湘水兀自东流，年轻的心里有些微醺的喜悦。直至桂花飘下，玉轮移影，大家归兴犹未。彼时年少，尚不识愁滋味。人生只如独轮车，只管飞速向前。若干年后，我们各自求学、工作，远走他乡。时光改变着我们的心性、容颜，而留在心底的那份执着，依然不曾改变。“石鼓”酥薄月饼连同那些看过的风景，都成为乡愁的记忆。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中，我已蛰居星城多年。这些年来，我去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风景，也品尝过许多种风味不同的月饼，比如苏月的精细、广月的华美，然而，最爱的还是故乡酥薄月饼的味道，爱着那淡淡的

## 古麓山寺



乐乐呵呵

入秋了，古麓山寺在渐黄渐红的绚丽中更显斑斓厚重，循着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一帘秋色寻找麓山古韵。最先跃入眼帘的是爱晚亭，亭子绿瓦朱檐，以山塘作秀屏，养目怡人。前守千年学宫，氤氲书香溢山脚，后磐千年古刹，梵音阵阵笼山腰，不论是长衫儒冠，还是高僧大德，只要相邀相聚，吟诵的都是济世红尘语，芸芸众生情。

想必古麓山寺的年岁确实已经很高，不然的话何以古字揽头，且隶字书写的横槽古朴平和，尽显汉晋风。不敢写岳麓书院，源于学府庭阁太深，院内学究太多，一介后生，岂能造次。倒是雨中走麓山，呛了一次又一次的氤氲清新。宋代的书院捉不了笔，对于晋代的古寺就更感虔诚诚恐，讳莫如深了，总怕笔墨端尚留红尘语，扰乱寺中人，又恐自己才疏文浅，心火亢旺，红尘滥语惊佛法。

前些日子，去了一趟龙兴讲寺，没有背回一篓经书，却拾起了无数的唐风遗韵，感受了佛法鼎盛的大气派。心一安达，便顺势走进了佛法无边的浩瀚，从达摩禅宗只履西归的传说到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直至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等佛教律宗源流，上上下下溜了一个圈，出了一身汗，也过了一把瘾，自认为一时佛法扑面，心可避世，于是尝试小心翼翼地依爱晚亭上麓山古寺。

没有和以往一样携友同行，只想沿着自己的心境走近这里的暮鼓晨钟，感受这里的不同梵语。尊古意绕爱晚亭上青石小径，俯恭拾梯，心存虔诚，既感千年学府儒风吹耳背，又知前途林壑有高僧，心一入静，所遇游人、所闻鸟语、所听溪水潺潺自然就心生菩提意，未作世间喧。

蜿蜒的青石小径，素雅安然，引领着你的脚步，直抵佛门脚底。山门并不高，由于雄踞山腰，后倚苍翠，除了古

的桂花香。是的，桂花虽没有牡丹花那样雍容娇媚的外形示人，也没有玫瑰花那样绚丽的色彩取悦于人，与华贵、富丽之类的词汇是丝毫不沾不上边的。但它本性温雅柔和，倒如一位性情恬淡的女子，轻言浅笑中自有独特的风韵。

一期一会，是人与花的尘缘。而揉进酥薄月饼的桂花香，将我与故乡血脉相连。

暮色四合，湘江两岸华灯初上。又是中秋佳节，深蓝的夜空，圆月静寂，有孤星一枚，不离不弃。取出文友寄来的“石鼓”牌酥薄月饼，一种熟悉的味道，浮在舌尖、悠远、绵长、甘甜，连乡愁也变得分外香甜起来，悄然滑入心里。不一会儿，月的光芒穿透乌云和黑暗，直射而来，将周边的云映成无数黑色腾跃而起的海豚。而放眼望去，整个夜幕上都凝滞着轻薄的、立体的、鱼鳞状黑云。

月色于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凉如水、轻柔而温和的，而此刻，我完全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月的光芒所折服了。我立在窗前看着那轮圆月呆了半晌，怪不得李白吟道：“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此刻，月的鲜活与灵动也许只能用这个“出”字才能描绘吧。

今夜月圆，听，辛弃疾在呐喊：“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但唤取、玉纤横笛，一声吹裂…………”对故乡的记忆仿若大朵的雪花，晶莹、洁白，似乎触手可及，却又经不起时光的打捞。然而，越是时间久远，却越是恒久的牵绊与惦念。时光之手，已将生命中最珍视的东西，一一拼接整理，如初民般结绳安放，在心底生根。“但愿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今夜月圆，而故乡，是我心中永恒的白月光。



## “布”月饼

刘亚华

多年前，我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支教，虽然仅仅在那里呆了两年的时间，却因为一个“布”月饼，让我永生难忘。

那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尽管学校对学生减免了各项费用，还免费提供一餐伙食，但因为山路陡峭又远，人们对学习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劝学了好久，来上学孩子并没有多少，我教的那个五年级，总共才13个孩子。

我没有想到的是，支教的环境这么差，而那些孩子，也远没有我想象中的刻苦认真，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调皮、捣蛋，特别是那个叫赵强的男生，极其叛逆，父亲因为残疾，脾气暴躁，一次家暴，让小强的母亲心灰意冷，离开了他们。赵强极不听话，上课看课外书，开小差，下课后，总是捉弄女同学。我对他有点厌烦，干脆把他安排到教室的角落里。

中秋节前夕，想家的思绪蔓延，上完课的时候，我常常望着窗外发呆。那天，顽皮的赵强窜到我身边来，大声地问我：“老师，你在想啥呢？”也许是好久没有人这么关心我了，我那天改了以往严厉的口气，耐心回答他：“中秋节到了，我想家了，好想吃月饼。”我知道，这里的孩子，连月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肯定会好奇地追问我月饼好吃吗？哪知道接下来他说道：“老师，是‘水浸成模入火炙，铁炉扬灰时铮从。和酥馅果更奇绝，时肆错杂鱼豆桂’里写的那个月饼吗？”我惊讶极了，我没想到他居然知道这首钱沣的诗。我点点头，说是的。又转头问他：“你吃过？”他摇了摇头，但肯定地说：“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中秋节很快就到了，那天早上，我来到讲台上，照例拉开抽屉，突然发现那里有一个月饼形状的东西，我取出来看，那是一个手工的红色“月饼”，一边写着“中秋快乐”，一边写着“赵强”二字。我激动地走到赵强的身边，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然后，他小声地告诉我，他借了奶奶的针线，又找了合适的布料，然后剪成同样的圆形，把它们一块块地缝起来……

我摸着那个“布”月饼，转过身去，泪如雨下。

这之后，我对赵强刮目相看，在我的耐心教育下，他也不再那么调皮了，他总是来我这蹭书，一捧上课外书就忘了回家。得知他有个作家梦，我积极支持他写作，经常在课外辅导他，支教结束的时候，我干脆把随身带的那些世界名著全都送给了他，并写了一句赠言：“小强，我相信你能成为一名作家。”

就在前不久的教师节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洪亮的男中音告诉我，他是赵强，问我记得吗？我说我当然记得，那个“布”月饼我一直留着。他忘了那个“布”月饼的事，可他告诉我，他虽然没能成为一名作家，但是现在生活得很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放下电话，我找出那个已经泛黄了的“布”月饼，笑着笑着，眼泪涌出了眼眶。



新人推介：

汪珍玺，男，大学文化，张家界市作协会员，毛泽东文学院第19期学员，现供职于慈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散文、诗歌散见于国家、省、市报刊。

## 稻子熟了

汪珍玺

汪家岗，有山，有水，有田地，来过的人都说是个好地方。

站在岗上，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巍峨雄壮的大山和青翠欲滴的树林，中间是一大片坪地，良田万亩，一条小河蜿蜒在坪中间，自西向东，缓缓流淌，滋润着两边的万物。

到了秋季，家乡稻子熟了，金灿灿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看上去像一幅油画，美极了；风儿吹过，稻浪泛起的稻香弥漫开来，把家乡的人儿都香醉了。

收割稻子，正是这个季节的主旋律。

为了尽早将稻子收进仓，稻田里到处都是人们收割稻子的繁忙景象和打谷机的“嗡嗡”声。我家有六七亩稻田，都挨在两里路开外的小河边。每到稻子收割的时节，母亲就先收来牛粪，选个晴朗的日子，把牛粪稀释后，将家门前的晒谷场用牛粪浆一遍，这样浆过后的晒谷场干净，没有沙子和灰尘，是晒谷的好场地。

那时，我家缺乏人手，收割律子的时候，外公外婆舅舅姨姨一大家子六七个就来帮忙了，甚是热闹。

一大早，外公舅舅们抬来了打谷机到稻田边，姨姨们拿起镰刀，先在离田埂边近的稻田里割倒一片稻子，腾出一块空地，好放置打谷机。趁凉快，大家分好工，就各自开始割稻子了。我也兴趣十足，跟着大人一起学割稻子。这割稻子，还是要数七姨最厉害，她手脚快，一割一大方，眨眼工夫，便割到最前面，身后的扑子（割好的稻子）也一把一把地在水田里摆放得整整齐齐。

割了一些时候后，外公舅舅就开始踩打谷机了，六姨七姨小舅继续负责割稻，我和母亲就负责递扑子。这正合我意，因为割谷，老是要弯着腰，我已经腰酸背痛了，早想歇下来，但碍于面子，又不好说，怕舅舅姨姨笑话。

递扑子，我开始一次就只会拿一把扑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返于稻田里。后来发现母亲一次能拿好几把扑子。原来，母亲把扑子交叉放着，这样一次就可拿好几把，往返的次数大大减少了，也能及时供应外公二舅打谷。有时外公二舅打谷的速度快，就催我快点搬扑子，于是我也就学着母亲把扑子交叉放，这样外公二舅就不会断供了。

踩打谷机打谷是个体力活，一只脚踩踏板，两只手握紧扑子，不断地在股轮上左右翻滚，稻子才打得干净，十分辛苦。有时外公踩不动了，小舅就上去顶替。我那时还小，什么都想试下。看到踩打谷机像一首欢唱的歌，韵律而跳动，我也就要去踩打谷机学打谷。没想到，不一会儿，就腿脚酸软，败下阵来。六姨七姨年轻体力好，稻谷割完后，也轮换着踩打谷机打谷，重活抢着干。

打谷机的仓里，谷子渐渐装满，要出谷子了。这时，二舅就主动下来将谷子用撮瓢瓜撮上后装进箩筐里，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倒在晒谷场里晒着，外婆在家就负责摊开晒谷，然后赶紧做饭。为了改善伙食，母亲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猪头肉拿出来，交给外婆做成美味佳肴。

因为人手多，一亩田，不到半天工夫就割完了。接下来就转到另一亩稻田。这样六七亩稻子，两天时间就抢割完了。

那两天，老天爷眷顾，太阳特别大，谷子一晒就干了。望着丰收的谷子，母亲甜甜地笑了。

前些日子，妻子给岳母打电话，问起家里还有七八亩稻子要割的事。岳母说，稻子熟了，家里的人都还没回来，担心稻子没人弄。我对妻子说：“找个时间，我俩回去帮着收割稻子去吧。”妻子答，要得。

昨天，妻舅在家人群里发了一个视频。视频中，稻田里一台收割机上安装着一根长长的管道，割谷机开足马力，“突突突”地向停在稻田边路上的拖拉机车厢里输送稻谷。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这个山区县的乡村割谷都已实现现代化，用上了收割机，岳母七八亩稻子，半天工夫就解决了。

我不禁感叹：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山乡人们正一步步走向科技兴农，乡村振兴。

稻子熟了，香了，唯愿祖国大地年年都是丰收年。

